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群众出版社

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

[美] 里克·里奥顿 等著

本书所选作品引领世界悬念小说的潮流

烟草桶命案



ELD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群众出版社

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

[美] 里克·里奥顿 等著

瞿宗德 徐秀梅 张爱平 邓继好 等译

烟草桶命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草桶命案 / (美) 里奥顿著; 张爱平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2

(美国奎因杂志悬疑小说选)

ISBN 7-5014-3651-7

I. 烟… II. ①里… ②张…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6657 号

烟 草 桶 命 案

著 者: [美] 里克·里奥顿 等

译 者: 瞿宗德 徐秀梅 张爱平 邓继好 等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71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651-7 / I · 154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烟草桶命案 · 1
完美主义者 · 26
“泰坦尼克”上的绅士 · 48
克鲁克德河的女儿们 · 71
哨声 · 92
周的策略 · 111
不成器的 · 130
优胜劣汰 · 147
围城时的谋杀 · 159
最后危机 · 178
上校的魔剑 · 188
义务警员 · 203
阿维塔之死 · 228
多事之秋 · 243
恶作剧 · 250
抉择 · 264
猎人 · 276
雇凶 · 303
好孩子欧文 · 312
蓝色的鸟 · 327
沙滩上的字符 · 344
真正的喜剧演员 · 357
交易 · 366
诗人和凶手 · 376
死于非命 · 389
森林里的秘密 · 408
偷天换日 · 434
爱情与谋杀 · 467

目录



烟草桶命案

里克·里奥顿 瞿宗德

徐秀梅 译

我的读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林德太太发表这样的报道有失文雅。因为，毫无疑问，最近发生的事件登在由一名女性负责的报纸上可能会显得粗俗。

然而，鉴于这起谋杀案已经引起了部分公众的好奇心，我感到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与这件离奇悲剧的关系，并说明它是如何得到裁决的。因此，如果我能求得报纸订户的宽容——是他们使我直到目前享有一定的公众信任度，我将努力把事情讲清楚。

上周一的早晨，我坐在客厅开着的窗前。在到楼下的印刷厂开始工作之前，享受着我留给自己的宝贵半小时，织毛线，用早餐。十月的空气非常舒适，我的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当时二号暴风雨刚刚驱散了夏天的炎热。

大概是在七点钟，主街上满是车辆，只有在这样的大城市才会看到这景象。我注意到了华上校的仆役朱庇特，他在为主人跑腿。又看到了伦先生，他正坐着敞篷马车去议会，在那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们在力争通过投票表决来解决与宾夕法尼亚之间的广为关注的土地争端。

出租走廊对面房间的斯特普尔顿小姐去市场了，走之前她检查了我们储量不多的调味料。屋子里还弥漫着令人愉快的丁香和

肉豆蔻的香气。我的大女儿玛丽亚在照看着余火上的锅，锅里是用昨天晚饭剩下的鸡肉和丸子炖的汤。十二岁的威廉在照看着约翰、查尔斯和小詹姆斯，三个孩子在我们房子后面的小块菜地里忙着，焕发着少年的活力，侍弄着他们心爱的作物——印度葫芦。

只要当时有合适的饮料，我一定会满意那个早晨。

希望我的读者不要为我这点自私的多愁善感不满。虽然我一直支持联合，但是对热爱英国人倡导的自由思想的人来说，咖啡太苦了。我的确怀念我的茶。

我必须听一听楼下理查德的声音，他是我家的用人，一个黑人，每天早晨在印刷机前工作。那种不变的、刺耳的敲击声早已成了家里熟悉的音乐。我的孩子们把噪音比做格里弗船长笔下的巨人脚步声，缓慢、钝闷而沉重。很奇怪，理查德来得这么晚。但是这并不足以促使我马上离开洒满阳光的窗前，去调查他迟到的原因。

我的所有感官都被令人愉快的马蹄声、邻居的说话声吸引着，更被浓烈的烟草气味吸引着。十月里的弗吉尼亚，烘干了准备装桶的烟草挂满了每家每户的每一根屋椽，堆满每个仓库，这些棕色的烟叶不知有几千磅。

一点不假，威廉姆斯堡的十月一派兴隆景象，像凉爽下来的空气一样，似乎预示着人们数月的辛劳终于要结束了：很多钱可以赚，收成变成钞票源源而来，积累新的财富，购买新的东西。

由于满脑子里都是这样琐碎的想法，在看到华先生的身影走向门前的台阶时，再没有谁比我更吃惊的了。华先生光临寒舍实在是意想不到的荣耀。我想，我可以得到我的女性读者的同情。问问她们，在受到如此的礼遇时，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禁不住要像耗子从草上跳起来，理理帽子，拂拂围裙，吩咐玛丽亚快去收拾房间。我如此慌张，可怜的玛丽亚一定以为这次拜访只能是

为她提亲才这般重要。

华先生不是刻意卖弄的人，他身着朴素得体的蓝色毛料套装，这一点应该不会让我的读者感到意外。一进门，他就优雅地摘下帽子，向我致意。

在我丈夫威廉去世后这几个月，华先生对我很友善，他在议会大力为我呼吁，敦促以我的名字恢复我丈夫的印刷商许可证。我是得此许可证的第一位女性。

寒暄过后，他谢绝了小点心，我让玛丽亚去纺线，华先生说明了来意。我冒昧地观察到，华先生褐色的眼睛，目光敏锐，鹰钩鼻子，样子自信而激烈。我一直认为他是很有个性的人。

“林德夫人，”他说，“一个男人被谋杀了。”

我说：“真的吗，先生？”

“恐怕是真的。”他说。他洪亮的音调不难使人相信传闻是正确的，据说他年轻时受过多位长老会牧师的影响。“就在离格林大楼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对一位善良诚实的女士说这样的事我很惭愧，但是没有办法不对您说。尸体是在靠近阿瑟顿先生的地烟叶仓库发现的，被害人是约翰·特伦德尔，一位小土地所有者。”

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没有产生回音，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像华先生这样有名望的人会来到我的客厅，跟我讲这样的新闻，尽管他曾有恩于我。

华先生读懂了我的表情，像是回答我未说出口的询问似的，继续发表他的演说：“林德夫人，特伦德尔先生先被掐死然后被装桶。他的尸体被塞进一个烟草桶里。如果不是桶匠碰巧从那里经过，注意到重新封过的盖子没盖好，不幸的特伦德尔先生就可能在次日被运往伦敦，那他可就名副其实了（注：特伦德尔一词意为“滚轮，滚动”）。而凶手的罪行就可能隐匿数月而

不被发现。打开烟桶时的那一幕我再也不想见到了，现在也不想对您讲。”

对于这样的消息，还能说些什么呢？

可是，这一深深打动华先生的发现所带来的恐怖并没有吓倒我，而是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承认，我仿佛看到这个值得我的读者们注意的故事已经印在了我们这份报纸上。

“先生，”我问，“您为什么到我这儿来？”

这时，华先生像在演讲中停顿时一样，习惯性地用指关节轻轻敲了一下鼻子，说：“夫人，这件事很棘手。我并不是不认识特伦德尔先生，也并不是对他作为旅行者的能力不熟悉。”

读者们对这句评论会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圈子里，“旅行者”是官方信使的别称。最近，为了向我们北面的邻居通报我们弗吉尼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税收情况，专门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信使为这个委员会服务。我们的州长阁下邓莫尔并不完全看好这件事。华先生没有再说什么，即使他就这一话题再说什么，我也不想把他的秘密及政治观点写到报纸上。

我只想说华先生表明他对不幸的特伦德尔先生感兴趣，他说希望能尽快为死者伸张正义，既不受警长的误导，也不受我的报纸误传。

“可是，先生，”我又问，“您为什么到我家来？我感觉您不仅仅只是想让我为此事写篇文章吧？”

这位绅士的褐色眼睛闪烁着机敏的光芒。我感觉，他的话就要点到要害了。

“是这样的，夫人，一个犯人逮住了，有人看到他昨天晚上跟特伦德尔先生在一起。他有可能是凶手，因为有人看到特伦德尔先生与他争吵了好一会儿，几乎要动起手来。两人都说不出大家可以认可的理由。而且，人们在附近的沟里找到他时，他躺

着，身上沾着血迹，他的包里有几件衬衣，还有几磅烟叶，可以证实这些烟叶的等级和质量与发生命案的烟叶桶内的一致。”

我问：“既然罪犯已经逮住了，那为什么……”

华先生摇摇头，说：“我对被选中的罪犯不满意，夫人。您也不会满意的。这使我希望或许我们能一起探讨事情发生的原因。林德夫人，罪犯不是别人，就是您的黑人仆役理查德。”

我不必细说我如何安排斯特普尔顿小姐照顾孩子们，也不必说困扰我的千百种绝望的想法，先是为我的仆人，后是为我的印刷厂。没有理查德，印刷厂一定会像浸过水的钟表不能正常运转。孩子们没有父亲，印刷厂一出问题，供养家庭的希望也就没了。

在去监狱的路上，华先生带我看了谋杀案的现场。我们仔细地察看了破碎的白色橡木烟桶和装桶机。装桶机有长长的操作杆，一端有很大的重锤，另一端是个小小的木盖，盖在下一个要装的桶上。这种器械以前从没让我感到险恶。相反，在我心中，在不比精致的壁炉大的桶上那小小的、下面压缩着上千磅重烟叶的木盖，一直象征着我们头上的屋顶，它罩着威廉姆斯堡的每一所房子，而烟草象征着力基，是屋顶的基础。可是现在，我却摆脱不了这罪恶的形象：一个人被压碎在机器的重压下，完全毁掉了。我不禁怀疑，加上近来所有的苦难与暴力，这一重压下的形象是否带有一些我们时代的象征。

我们听说警长阁下不久前才离开现场，他没有理会那些神经过敏的人要求打开所有仓库的烟桶，寻找其他不幸者的叫喊；逮住了我的仆人，他很满意。

如果你愿意相信一位旁观者的不实报告，有人说亲耳听到警长说：“如果另外还有尸体，就让我们伦敦的代理商赚佣金吧，

他们就差这样卖掉我们的血肉了。”

桶匠塞缪尔·平克斯顿站在用劈开的短棍扎成的篱笆旁，在向一个好奇的过路人讲述他故事。从他那不庄重的样子来看，看到可怕的事时，他穿着睡衣，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衣着不整的状态。他的亚麻上衣草草地塞在裤腰里，披着的外衣肥肥大，像哄孩子的木偶戏中小丑穿的衣服。他的脸没有刮过，蓬乱的亚麻色头发疯长着，很像同名的植物，同时向不同方向生长。

平克斯顿先生急忙向华先生鞠躬，表示敬意，接着，向我点了点头——我觉得这点头可没有鞠躬时热情。他做这一切时，我注意到他的几件金属饰物：一把代表他职业的弯刮刀，一把该洗一洗的锡蜡勺，两样东西都挂在腰带上；手上戴一只银质纪念戒指；脖子的链子上有个小铜管，一头是弯的，是个口哨，开始我还以为是十字架。有了这些闪闪亮亮的小物件，听他说话时人们很难不分心。

平克斯顿先生讲述了昨天晚上的故事，说他夜里一点钟出去透透气（虽然他说是“透气”，但读者们应该相信，据我的阅历，我分明听出他的意思是“畅饮”）。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尼科尔森街停下点烟斗时，碰巧看到约翰·特伦德尔和他的表兄弟乔治·莱维斯一起提着灯笼走过去。

“他们在十字路口分手，”平克斯顿先生说，还一会儿指指那地方，一会儿拿红眼睛看我。“我站在离那儿不到二十步远，你家的黑鬼从树林里游荡过来，我敢肯定他是干了杀人的勾当回来。他无耻地走近特伦德尔先生要求什么。话我听不全，可是很明显，黑鬼是想要把钱要回来，好像特伦德尔先生竟会和他这种人打交道似的。黑鬼看上去很可怕，我正打算上去帮帮那位绅士的忙”。

“平克斯顿先生，”我说，“理查德在我家已经有五年了，

他从没给我们制造过一丝一毫的麻烦。对那些不侮辱、虐待他的人，他总是表现出最友好最温和的性情。”

我强调说“对那些不侮辱、虐待他的人”，希望能在礼貌允许的前提下，让人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塞缪尔·平克斯顿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他一直用手指在头上犁来犁去，像是非得要没有两络头发呆在同一方向才会满意。

“我知道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林德夫人。”他说，“你家的黑怪物，那样身量的人真该叫怪物，就是你的‘温和’的黑奴，他说话的挑衅态度逼得绅士不得不用棍棒打他的头，让他走开。肯定很痛。谁让他自以为了不起呢。后来我就上床睡觉了，以为事情圆满解决了，——我家不远。”

事实上，那粗陋的原本建筑就在我们右边。栅栏围起的院子里凌乱地扔满铁箍、未成形的桶、短木料和小木桶，竖着的桶板像奇怪的花。

“我早晨跟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干活，”桶匠说，“走到货站，发现最新的桶上盖子不对头。我撬开盖子。唉，夫人，希望再也不要看到那种景象了。我报了警，坏人被逮住了。我起誓，夫人，我一定去看他怎样被绞死。”

既然这位善良的人（出于基督徒的仁爱，姑且这样称呼他）除了粉饰他的好斗本性，表示乐意与理查德当面对质以便令人满意地再现整个事件外，再没有什么可告诉我们的，我和华先生继续向监狱走去。

走了十步左右，华先生说 he 认识那个被看到最后和特伦德尔先生在一起的乔治·莱维斯先生。

“十个非常贪婪的人，”华先生告诉我说，“他没有现钱，到处赊账。”

尽管华先生用同样的说法描述过很多威廉姆斯堡的人，我还是忠实地听他继续讲下去。

“莱维斯先生欠他表兄弟特伦德尔先生大约四十磅烟草。我记得就在上个月他们还去法院打过官司。就在不到两周前，兄弟俩还为我们目前跟英国之间的争端这个话题吵了一场。莱维斯先生强烈反对除现在的联合之外的任何殖民地措施，尤其是明白地表明他反对特伦德尔先生为弗吉尼亚人的服务。”

“当信使。”我推测说。

“虽然如此，夫人，昨天晚上他们在一起，我还是感到蹊跷。我没法相信他们能和和气气在一起。”

“能相信平克斯顿先生的话吗，您说？”我问。

华先生边走边想。走了几步后，把手杖向一边挥去，像是要吓唬吓唬阿瑟顿先生用劈开的横木扎的篱笆。

“夫人，我想，”华先生终于说话了。“那个平克斯顿是个无赖，众所周知的赌徒，挣一分花一分。他的桶匠手艺也不好。可是，我不相信他会杀人，他缺乏杀人所需的暴力和果断，如果你的意思是他是凶手的话。我也不认为他是公布这起犯罪的工具，如果他煞费苦心隐藏尸体。”

“那么，特伦德尔先生呢？”我问，心里想着他对理查德的非难。我不相信理查德会伤害任何人。“请原谅我的提问，如果这位先生为您效过力。可是，特伦德尔先生是正派的人吗？”

从华先生的目光中我感到我触及到了一个令他头痛的话题。

“特伦德尔先生很有用，”华先生简略地回答。“他很有才能，能找到需要的货物，在很多地方都有熟人。至于他的品行，每个人都必须以高尚的名义利用他所拥有的工具。夫人，您肯定不反对，谁也不应该得到他遭受的这种命运？”

他的话在我听来不需要回答，因此，虽然我已经开始想知道

是否我仆人的生命正因为错误的观念而受到威胁，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没法相信理查德会招惹一位绅士，更不相信他该流血。我决定去拜访这位乔治·莱维斯，或许能像一位女律师那样可靠地处理好这件案子，但是监狱在眼前了。

在继续我的讲述之前，我要赞扬一下我们的监狱看守普罗先生和他善良的家人。在殖民地，看守的工作繁重却得不到认可。如果我对他说我不希望女人参观他的领地时，希望他不要以为我怀有恶意。我也不能理解他的妻子，她该有多么顽强的品质，竟然能在那里养育他们的孩子。只有一堵墙和镣铐把她要照顾的宝贝儿们与住在同一建筑里其他部分的国家要看管的人分开。

木头门被猛地推开，撞到外面的棚子上。即使没有充斥在耳边的犯人们恳求喝水的声音、他们恶毒的话语和其他邪恶的叫喊，稻草、酷热，以及屋里阴冷的潮气也足以刺激我的感官。我用手绢捂住口鼻，但是那种强烈的臭气不是香水能消解的。

我注意到，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华先生，也没有影响到普罗先生。普罗先生冲进去，就像一只伸进鸡笼的手，灵巧地拽出下一只小鸡。

理查德就是这样被带到我们面前的，他被迫跪在院子中央，身上戴着镣铐。我从没看到过比这更令人伤心的场面，希望再也不会这样伤心难过。

理查德从来没有逃跑过。然而，因为我常常为许多读者登寻人启事，我还是多次想像，如果万一需要，我该怎样用尽可能少的词语，描述理查德的外貌和性格。我想下面一段话可能合适：

黑人，男性，四十岁左右，四肢粗大，面色红褐，略带蜡黄。头部显得粗壮而倔强，头发剃得很短，有些地方已灰白。体格令人生畏，田间工作使他力大无比，在印刷厂工作多年，但是从没有过暴力倾向。口齿清楚，棕色的眼睛，聪明伶俐。背上三

道醒目的鞭痕，是前任主人留下的。能读会写，能操作多种机械，尤其熟悉印刷。由于他完全能伪造出真假难辨的通行证，他很可能会像自由黑人那样通行无阻。他可能登上去西印度群岛的船，因为他的妻子在五年前被旧主人卖到了那里。

然而，这种在我脑海中多次润色的想像却不足以描述那天早晨在监狱院子里理查德的模样。他的举止大变了，他伤心的样子令人害怕，没有启事可以描绘得出。

理查德不再是我印象中的仪表堂堂。他跪在草上，两手交叉地紧握着，垂着头。我从没看到一个这样颓废的人。他的头上是长长的伤痕，我想一定是特伦德尔先生用棍棒打的。因为这些伤痕，他的脸变得很难辨认，他的左眼也肿得几乎睁不开。最糟糕的是，他穿着我的丈夫威廉的旧衬衫，这从前从来没有让我痛苦过，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可是，现在，衬衫上有血迹。看到我已故丈夫的衣服被这样玷污，穿在我遭受残暴虐待的仆人身上，我简直不忍看下去。

理查德悲伤地看着我，他看我的样子在我看来像是在默默地抗辩。后来，普罗先生大声训斥他，让他不要与我对视，否则他就会因为傲慢无礼而挨鞭子。

“没有必要，先生。”我说。

我走近我的仆人，每一步都很沉重。“理查德，我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说。

“太太，”他说，“我没杀那个人。”

看到他说话时语气坚定，完全是出于极有理智的性情，才克制住他的愤慨，以及他目前的现实情况，如果有能力办得到，我一定会当场判他无罪。

虽然普罗先生很不高兴，不想听戴着镣铐的黑奴的证词，我还是坚持让理查德详细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讲的基本与桶匠的记忆一致：特伦德尔先生与他的表兄弟莱维斯先生在尼科尔森街与英格兰北街交叉路口分手，理查德径直走向特伦德尔先生谈还钱的事，他们争吵起来，特伦德尔先生抄起短棍，结果很明显，就在理查德的头上。

“你想收账，”普罗先生嘲笑说，“从一位不动产业主手中。他会欠你这种人什么债？”

我注视着理查德的眼睛，看到我们践踏在了某个让他的心极为痛苦的秘密上，但是我仍然默默地敦促他说出事实真相。

“特伦德尔先生有个朋友，”理查德说，“是印地哥·简号上的水手长，特伦德尔先生几个月前来印刷厂时告诉我的。当时他想登个广告。他说水手长去过安提瓜岛（注：西印度群岛中之一岛），善于记人的长相。他在那里认出了我的萨莉，她在一个甘蔗种植主的家里干活。”

听到这儿，我的心绷紧了，萨莉是理查德的妻子，被他们原来的主人卖掉了。当时我们一旦了解了理查德的情况，并且逐渐开始欣赏他的工作，我和我的丈夫就常常伤心，因为即使我们知道萨莉的下落，也没有财力让他们夫妻俩团聚。

理查德继续往下说：“特伦德尔先生暗示说，如果我给他些现钱，他能想办法给萨莉捎封信，而且，如果萨莉愿意，他也能给我捎封她的信。一个月前，印地哥·简号起航时，我给了他两先令。克莱门蒂娜夫人，您知道，那些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攒的。”

我当然知道，而且对一个黑奴来说，那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每周在完成了报纸的出版印刷工作后，允许他偶尔干木匠活自己挣点钱。

我想起来了，印地哥·简号这个星期才回来。理查德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公告就登在我们的报纸上。

“两天前，”理查德说，“我立刻找到特伦德尔先生，尽可能和气地问他，是不是有信。他嘲笑我说，水手长没替他传信。说水手长可能拿着信，但是价钱上涨了。我说我没有更多的钱。”

理查德的双手开始颤抖。“我昨天晚上又去找他了，克莱门蒂娜太太。我要发疯了，我想萨莉的事，也许他是在撒谎。”

“住嘴！”普罗先生咆哮道。但是，理查德没有顶撞，他的咆哮很快过去了。我轻轻地示意理查德继续讲下去。

“我需要那封信，克莱门蒂娜太太。他打我，让我走开。可是我发誓，我没动他一指头。我不至于做那样的事。”

普罗先生又嘲笑说，本来发现理查德身上有血迹，衣袋里有烟草，又睡在沟里，只是缺少杀人动机，现在，理查德的故事提供了充分的动机。

这时，久久沉默不语，我差不多可以把他当成一尊雕像的华先生走上前来。

“理查德，”他说，“你怎么会被人在沟里找到呢？”

“我发誓我不知道，先生。我脸上挨了打，眼里有血。我向后退，不想表现出自卫的样子。我绊倒了，双膝跪地。特伦德尔先生在骂我。我只记着这些。后来，有人打我的头，先生，但是我不记得了。看这儿，这道伤痕。”

的确，这处伤比脸上的杖痕和淤痕严重得多，足以使像理查德这样壮的人失去知觉。

“是棍伤。”普罗先生说。

“是打在后脑勺上吗？”华先生问。他仔细察看了伤口。

“用的力量这么大，竟把人打得不省人事吗？如果是特伦德尔先生打的，那么，这个黑奴怎么能杀死他呢？我们又怎么可能看到他的尸体被这样恶毒地处置？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即使理查德没

有被打昏，他岂不是至少也会头晕目眩，不能完成和隐匿他的罪行吗？”

这样，华先生显示了他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和他善于演讲的倾向。他的能力远远胜过可怜的普罗先生。他把普罗先生变成了陪审团成员、听众、反方辩手。

“不，”华先生用手指向我的仆人，作出了结论。“如果理查德确实被打昏迷，打他的人一定是身体相当强壮，而且处于有利位置，手头有大的工具，一心要置理查德于死地。他很可能想到，那样就可以把许多罪行推到理查德的身上。他先让理查德开不了口，然后处置特伦德尔先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后者被害的罪名推到前者身上。”

听到这儿，我接着说：“我不相信理查德会侵犯任何人。我也不愿意因为误判而使他不能为我工作。”

“夫人。”普罗先生提出抗议，可是，这是他能找到的惟一句反驳的话。

我问：“是不是我们威廉姆斯堡最近发生了几起入室盗窃案，而案犯还没有抓到？”

普罗先生说是，议会里有关这件事的议论很多。华先生也同意我的话的真实性，但是似乎对我的问话没有热情。

“那么会不会有可能，”我说，“同一名案犯，在几次行窃得手之后，胆大了，为了钱杀了特伦德尔先生，同样也是他袭击了理查德？”

“抢劫一个黑奴？”普罗先生问，“夫人，您还不如去抢劫一头骡子。”

这时，我可以看到我的仆人紧绷的下巴和肩膀。

“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林德夫人，”华先生用调解的口吻说，“问题是，普罗先生，有些问题还没调查清楚。”